

吴俣阳
著

相见何如不见时

仓央嘉措

他路过玛吉阿米

②



相见何如不见时

仓央嘉措

他路过玛吉阿米

②

吴俣阳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见何如不见时 . 2 / 吴俣阳著 .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411-3248-3

I . ①相… II . ①吴…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仓央嘉措
(1683 ~ 1706) —人物研究 IV . ① I267.1 ②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0058 号

XIANGJIANHERUBUJIANSHI2

相见何如不见时 2

吴俣阳 著

策划编辑 彭晓蓝
责任编辑 张庆宁
特约编辑 彭晓蓝
特约监制 师素珍
营销统筹 卢 渔 赵 晴
封面设计 刘 妍
封面供图 如意藏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址 www.scwys.com
电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传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30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24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248-3
定 价 32.00 元

序

路过仓央嘉措

我知道，我和他只不过隔了一朵花或是一杯茶的距离，虽然他已远离这个世界300个春秋。在春暖花开的夜晚，我捧一杯香茗在手，静静地倚在窗下，看樱花开在浅淡的月色里，然后，静静地想他，想他温好的容颜，想他锦绣的诗章，想他那一场绚美的爱情。

他是西藏的王，他是情歌王子，他是世间最美的情郎，他是布达拉宫的主人，他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于我的想象里，他总是住在金碧辉煌的宫里，总是走在笑语嫣然的暖风里，总是坐在古色古香的梨花木制成的书案边写诗作文，然后，点上一炉檀香，任自己浸在袅袅的青烟里，沉醉。

如果他的一生就这样在无忧无虑的锦衣玉食中过得波澜不惊，或许我会艳羡他的悠闲与惬意。只是，我知道，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沉浸在浓浓淡淡的愁绪、深深浅浅的惆怅里，只轻吟低唱，无法自拔，亦无从逃离。繁华的拉萨城掩盖不了他的忧伤，富丽的布达拉宫掩盖不了他的离愁，那一湖碧蓝的龙王潭水更是藏不住他的寂寞，而这一切只是缘于一个明明灭灭的情字。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便是那一眼无意的回眸，烂漫的杜鹃丛下，他就无可救药地恋上了那个女子，如痴如醉。从此，为她神魂颠倒，为她倾尽相思；从此，因着她的欢喜而欢喜，因着她的悲伤而悲伤。似乎，起初太过绚美、太过盛大的爱情，兜兜转转，

到最后，被攥在手中的只不过是一份浓浓的愁绪和一份淡淡的忧伤罢了。而他和她，尽管爱得浓烈，那醇厚终也抵不过一份世俗眼光的苍白。

她只是一个牧羊女，而他却是高高在上的活佛，按照格鲁派教宗的规定，他是断然不能和女子相恋的，所以从一开始，他们的相遇便注定是一种错。然，有谁知道，在他眼里，她便是那朵冰峰上开得如火如荼的雪莲花；在他心底，她便是他的神王，他的活佛？

他没想到，为成全他的辉煌，她毅然离他而去。从此后，他为寻她，足迹踏遍大半个西藏，从他们相识的错那到碧水蓝天相偎的羊卓雍错，从浪卡子到拉萨，从布达拉宫到青海湖。那一路，山高水长，荆棘丛生，但他从未心生悔意，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从不想做什么活佛，做什么雪域高原的王。从遇见她的那天起，他就只想做她的男人，每一天、每一夜都牵着她的手，走在格桑花绽遍的原上，走在流水淙淙的小溪旁，走在月光潋滟的湖畔，只与她谈笑风生，只为她轻语呢喃，只为她以诗写情，只为她唱起那一曲曲或高亢激昂或缠绵婉转的情歌。

轻轻地，呷了一口茶，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他，正面含微笑，越过时间的长廊，踏莲而来。那一瞬，我听到他口中念念有词，字字句句，都恰似阳春里那缕明媚的韶光，令人欢喜，让人清心。好一句“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原来，在他心底，虽隔了300年的岁月风尘，他还是无法忘记他心爱的女子，更不愿有一丝一毫的相负。

是的，那一生，他最大的心愿便是不要辜负了那个对他用情至深的女子。然而，擦肩而过后，他终是没能背负起对她的责任，怎不让他心生惆怅？透过他清瘦的面容，隔着一朵樱花的距离，我与他默默对望，才发现他的微笑里深藏着一抹忧伤与愧疚。我知道，他是想还她一份明媚璀璨，还她一个无忧无虑的世界，只是，隔了300年的光阴，他又该怎样将她寻起？

他便那样无语凝视着我，一动不动。我猜，他兴许是要请我与

他一起踏上那段过往的路径，在泛黄的记忆里继续将珍爱的她寻寻觅觅吧？我感谢他对我的信赖，只是，他走过的路那么遥远，那么漫长，我到底该把哪里当作追忆的起点？

理塘，理塘。我从他热切的目光里读出了他用心声念出的理塘二字。那是一座拥有蓝天碧草的高原之城，是他的转世灵童、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出生的地方，更是他在青海湖畔与这个世界作最后的诀别时始终念念不忘的归路，而这一切，只因为他知道，她将会在那里等他。

她会在理塘等他吗？我不知道。但我的心已随着他期待的目光飞越过千山万水，来到那座古老的城池。如果她不在，我将陪着他，一路走过他曾经走过的路，继续寻她、觅她，来一次关于爱情的朝圣。

那一路，有理塘，有达旺，有错那，有浪卡子，有拉萨，有日喀则，有堆龙德庆，有布达拉宫，有龙王潭，有大昭寺，有哲蚌寺，有楚布寺，还有那一双白鹤缓缓飞过的青海湖畔。只是，那一路的相伴里，我身边那个穿越了时光来到今世却依然执着的旅人，可否寻回她300年前的轻吟低唱，还有她的温柔缱绻？

回眸，风正轻，月正好。我醉在了这一泓烂漫的春光里，此时此刻，我只想在心底念他的一首小诗，然后，听他悠悠唱响一曲隔世的情歌，珍重世间所有的娟好与明媚。只是，我需要那么贪心吗？明天，我就可以伴他微笑上路，路过那样的春花，路过那样的秋月，路过那样的清风，路过那样的白雪，那是何等的幸运、何等的浪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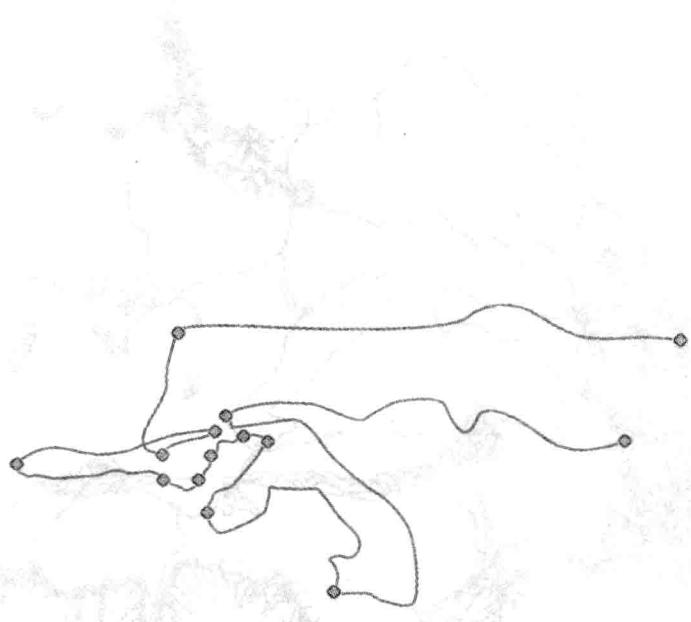
目 录



序 路过仓央嘉措

第一章 理塘：云深深，不知何处去	1
第二章 达旺：错爱红尘，绝恋今生	17
第三章 错那：最是一低首的温柔	35
第四章 浪卡子：那一朵白云，恰似你的忧伤	51
第五章 拉萨：花深似海，心似狂潮	73
第六章 布达拉宫：一片芳心，酬了寂寞	93
第七章 哲蚌寺：刹那回眸，为爱痴狂	105

第八章 八廓街：心声泪痕，怕回首	121
第九章 拉萨酒肆：以我真心，换你真情	135
第十章 琼结：当月色撩拨了你的柔情	153
第十一章 日喀则：不爱江山爱美人	173
第十二章 龙王潭：朝朝暮暮，只为君倾颜	197
第十三章 堆龙德庆：血染的荆棘	215
第十四章 青海湖：落日黄昏，柳无情	235



理塘：云深深，不知何处去

他终究还是错过了笑靥如花的她，错过了云间高飞的白鹤，错过了春暖花开的理塘。只是，何时何地，他才能在最好的季节，撞见她那懵懂青涩的惊鸿一瞥？哪年哪月，他才能拥着她温香软玉的窈窕身，惊艳她那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容貌？





初春，温婉如水的月光，缓缓穿过岁月的长廊，于静谧里肆无忌惮地种下一株泣血的相思树。而我，却在寂寂的长风里，穿过一片浪漫的清凉，任思念的樱花抖落袖底的暗香，默默，寞寞，望向遥远的他，在山之巅，飘落一场隔了三个世纪的相思雨。

回眸，浅浅的月色，于无声里，酝酿出一场倾城的月光雨，悄然叩响了季节的钟声，蕴含着温暖的淡淡忧郁，那千万里流浪的人儿，却在惆怅忧郁的伤痛中，茫然凝视着那条始终没有尽头的路。叹，花为风逝，雨为情泣，月光下的一袭瘦影，片片的花红都书写着浓浓淡淡的相思。只是，那风中独立的人儿究竟是谁？是他，是她？是你，是我？

回首，雨落花飞，流水无声，寂寥里，只余一曲幽远的箫声，踏过秦时的明月、汉时的风，轻轻敲开绯色的窗扉，掀开一帘久远的憔悴，任那些墨迹未干的纸笺，于瘦了的指间轻舞飞扬。默然走在思念的涌动中，掬一捧潋滟的月光雨，任泛黄的思绪在梦的向暖里游走。我看见，那一朵朵隔世的璀璨梨花，正在他忧伤的眉眼里绽成一树寂寞的雪，依旧徘徊在一首情歌的深处，而那些不再沉寂的往事亦披上诗词的婉约，款款而来。

都说，相思是一场美丽的痛；他却说，相思是一树梨花的根。都说，心生了爱意，便有了千万的劫难；我却说，心生了爱意，便有了不朽的相思。望苍穹，一个春天，枕着一泓春水，伴他缓缓走过了千年；一片情愫，偎着一轮春月，伴他默默流泻了万年。因为有爱，尽管隔了经年的光阴，那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里却依然还留有他潮湿的泪痕，清洗不尽，总是伤人心怀。



再回首，看远去了的素锦年时，那一幕绚烂的烟花下，那一灯温暖的烛火里，那一丛浓浓的树荫下，那一片淡淡的月光里，那些亘古的相思，恰似一抹袅袅的炊烟，依旧涤荡在缤纷的红尘中，可知是谁，又在窗后思念着那些个春暖花开的日子？

孤独的夜，孤独的我，携着他300年前留下的淡淡哀伤，辗转反侧，伤远逝，叹蹉跎，却发现，他的眸底，依旧有一朵梨花如雪，肆意要把一段温柔缱绻书写成指间的永恒忆念，依旧有一弯春水如虹，执意要把一场天长地久点缀成眉心的痴心守候。

我知道，他还在等她，在风花雪月里将她等待。想着他的故事，枕着他一怀落寞的忧伤，倏忽间，窗外那些曾经单纯的绿色，便缓缓地浸在那一缕静谧的月光中被悄然唤醒，而那些曾经走失的爱情便又在我眼底活色生香。

恍惚中，我又来到了理塘，那个他曾经要去的地方，那个在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刻依然念念不忘的圣地，那个在我记忆里始终绚美如花的洁白世界。只是，经历了那么长那么久的等待，而今的他是不是已守候在花开的路口，在理塘捧起了她明媚的额头，牵起了她纤若柔荑的手，拈一朵微笑的花，插在她乌黑的鬓上，然后一起坐看风轻云淡的美丽与空灵？

我不知道。我只是静静守在他轮回的路上，轻轻拨动指间旷古的琴弦，听他相思的心在静水流深的岁月里缓缓流淌，然后，浅浅忆着他的故事，把深藏于眉间的一抹思念轻轻揉成眼角的两行清泪。只想剪半枝沾露的樱花，遥寄那一缕苍白月色，看他风雨飘摇的身影依旧温润如玉，于不羁间，蓦然闯入我的眼帘，任那瘦了的白鹤一袭洁白的羽毛，瞬间放飞前生后世的所有忧伤。

可知，那些年，他为她奔波追逐，把情书写在月亮上，挂在树梢，只无悔等候；而这些年，我却为他流连徘徊，把钦羡扣在指尖上，蘸满浓墨，总寂寂守望。我不知道，一回眸的温暖有多隽永，我只知道，兜兜转转后，他前世的无奈成了我今生最大的枷锁，落满青苔，无人能知，更无人能解。

转身，微风拂过的清凉里，冗长的思绪遍染他诗笺里泛黄的墨香，心底的微澜于指间层层叠涌，欲罢不能。此时此刻，我究竟还能为他冥想些什么、记忆些什么？

或许，今夜，我只想把诗种在水上，为他洗去浮世的尘埃；或许，今夜，我只想把花种在天上，为他裁下圣洁的白云。只是，寂寞窗下，当我冷眼静看这随风飘落的花叶，踏碎秦时的月、汉时的歌，把水晶般纯然剔透的诗语贴满梦的心房时，他又可知，万丈红尘里，花落花开，我只想与他雨巷共徜徉，只想与他天街同饮一碗月色如水，只想与他花间共听一曲千年不老的《长相思》。

跨鹤高飞意壮哉，
云霄一羽雪皑皑。
此行莫恨天涯远，
咫尺理塘归去来。

“天上飞翔的仙鹤啊，请借我一双洁白的翅膀哟，只要能飞去那并不遥远的东方，看一眼那美丽的理塘，可好？”300年前，在芳草尚未钻破土层、透出嫩芽的季节，唯有长风携着万千寂寞呼啸而过的青海湖畔，孤独的他举目四望，看白鹤双双飞过头顶，又想起那个远在理塘的她，只是，而今的她过得还好吗？她还像从前那样喜欢枕着他为她写下的情诗缓缓进入甜蜜的梦乡吗？

如果她知道，而今的他被放逐在天涯，又会是如何的伤心欲绝、茶饭不思？只是，那时那刻，并没有人了解他的忧伤，唯有一轮染着忧伤的寒月，在青海湖亘古不变的上空温柔地舔舐着他寂寞的心、纠结的眉。或许，这便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有古老爱情的缩影，当什么都没了时，盘旋在他身边的却还有一曲古老的旋律，空旷而幽远，在同样寂寞的银河中流淌出永恒的忧伤与惆怅。

缓缓仰起头，凝望着苍茫远方，他看到，冈仁波齐峰上下起了大雪，纯净而剔透，那一片纵横的白色花瓣仿佛不是雪花，而是他心底无望的思念。一瞬间，我似乎读懂了他过往的哀伤与疼痛，读出了那些流淌在诗歌里的寂寞与惆怅。他无法选择，只能将思念化为文字，以转经轮为笔，用爱情在冰上，一笔一笔，蘸着泪水、和着鲜血，书写成绝美的诗歌。然而，那雪地上触目惊心的笔触，点点滴滴，究竟是空灵不羁的诗句，还是他满





腔淋漓的鲜血？

理塘，那是他生命中最后的绝唱，亦是他心心念念的相思之地。他心爱的姑娘仍守在那里等他盼他，而他却只能任这两个字久久萦绕在脑海里，除却相思，唯有祈祷。那座城，他从没去过，可他知道，那里是世界第一高城，那里有他戴着巴珠、穿着藏袍的美丽姑娘，她的智慧，她的风度，她的雅致，都在他之上。

她叫玛吉阿米。初见时，她从圣洁的雪域轻轻走来，身披一袭白色的长袍，转身后，她又从他缠绵似水的诗行中缓缓走过，手攥一部永远不朽的情经。记忆里，她总是走在蓝天与白云之下，走在白度母与邻家女孩之间；记忆里，她总是用婉转悠扬的嗓音刺穿苍穹，任阳光、雨露在他眼前瞬间倾泻高原；记忆里，她的歌声总是会引领草原的精灵——牦牛、藏羚羊、黑颈鹤、狐狸、藏獒遍地撒欢。

她柔情似水的目光，绚烂了喜马拉雅山；她窈窕轻倩的身影，冶艳了珠穆朗玛峰；她柔美真挚的笑靥，妩媚了雅鲁藏布江。她一切的一切，都给了他漫山遍野的春意，然，她温婉伤情的泪水，却又剔透了他那颗玲珑易感的心。该如何，该如何，才能重回她温暖的怀抱？该如何，才能再与她花前月下把盏共欢，永不分离？

那一夜，风清月朗，却注定染着刻骨相思的他难以入眠，入眠了的唯有他苍白失去暖意的语言。他甚至不敢靠近梦中的她，生怕一不小心，便让如今囚禁了的身，污染了她的圣洁，打破了她的宁静。可是，他还是心有不甘，还是渴望站在那座叫作理塘的高城，去仰望洁白的苍穹，去俯视她所有的明媚，甚至为了那份痴守的爱，忘了他自己是谁。

他是谁？今夜，我藏在繁华而又冷寂的帘后，数着满天的寥落，看春花璀璨，看他灯火里烙着淡淡忧愁的脸，看重重心事爬上他的眉、他的额、他的鬓，看她用无尽的芬芳洒在他身上的情和意，竟不知，今夕是何夕！天，还是那么蓝；情，还是那样深。只是，这一番月色掩映下的入骨相思，可否还能，任他携着她的手，到海枯，到石烂？久久，沉陷在他和她的故事里不能自拔。一个转身，在他模糊的泪痕里，我终于读懂了他的身份。他是喇嘛，是活佛；他是仓央嘉措，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亦是史上最放浪不羁的一位喇嘛。据各种藏汉文史典籍记载，仓央嘉措于藏历水猪年（公元



1683年)出生在西藏门隅地区乌坚林一户信奉藏传佛教宁玛派的普通家庭，父亲名叫扎西丹增，母亲名叫次旺拉姆。

他出生的前一年(公元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于拉萨布达拉宫圆寂，掌握实权的第巴桑结嘉措却秘不发丧，继续以罗桑嘉措的名义行事，并暗中派人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公元1684年，年仅两岁的仓央嘉措被桑结嘉措确认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并将他秘密送往错那巴桑寺学经。

公元1696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事泄，桑结嘉措迫于压力，无奈之下，只好公开罗桑嘉措圆寂之事，并正式宣布仓央嘉措的活佛身份。公元1697年，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在浪卡子为年已15岁的仓央嘉措授戒，取法名为洛桑仁钦·仓央嘉措。由此，仓央嘉措正式进驻布达拉宫并成为格鲁派领袖。公元1706年，24岁的仓央嘉措因卷入西藏政教斗争而无辜受殃，被清廷废黜达赖称号，并解送北上，途经青海湖时夜遁而去，从此不知所终。

有人说他病死在青海湖；有人说他被康熙皇帝幽禁在五台山；有人说他隐姓埋名，遁身去了内蒙古的阿拉善旗。但无论哪一种结局，都无法掩盖他曾经短暂而又凄美的爱情经历。在藏南巴桑寺学经时期，他邂逅了美丽温柔的牧羊女玛吉阿米，并如痴如醉地热恋上了她，然而当他以活佛身份被邀请进布达拉宫坐床之后，才恍然发觉自己已彻底失去了爱的资格。

平静的布达拉宫，看似辉煌圣洁，实则危机四伏。15岁的他，虽有着达赖之名，却无达赖之实，作为一名政治傀儡，他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一切，每天从早到晚所做的事只是没完没了地诵经礼佛。

青灯黄卷，浩瀚佛经，打坐，念经，学习天文历法、医学、文学，一切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厌烦，这让他更加怀念家乡，向往门隅无拘无束的美好生活。而让他彻底厌弃活佛生涯的便是令他始终无法忘怀的玛吉阿米，他无法将她的温柔笑靥从脑海中抹去，更无法做到第巴桑结嘉措要求他必须做到的心如止水。

成为格鲁派的精神领袖第六世达赖喇嘛，也就意味着他终生都不能像宁玛派僧人那样自由自在地享受爱情的芬芳，不能和自己心仪的女子长相厮守、日夜相伴，更不能和玛吉阿米成为夫妻。



格鲁派的种种教条都让他心惊胆寒，让他深恶痛绝，更让他无法忍受这被众人仰望的活佛身份。于是他开始厌倦身边清一色的喇嘛，厌倦布达拉宫的晨钟暮鼓，一心一意只想出逃，只想从布达拉宫这一巨大而又繁奢的樊笼里潜逃出去。

然而，就在他日夜梦想插上翅膀飞出布达拉宫之际，第巴桑结嘉措和藏王拉藏汗却为争夺西藏的至高权力斗得你死我活，血腥的味道甚至蔓延至布达拉宫的每个角落，整个西藏局势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而无心于政治也无心于佛事的他也被迫卷入其中。

这让他感到更加绝望，更加厌倦，更加心灰意冷，更加彷徨无措，也更坚定了他要逃离的心。但是，活佛的身份始终如同枷锁般牢牢禁锢着他，让他不得不服从高墙深院内的清规戒律。于是，他只好戴上长长的假发，换上俗人穿的衣服，偷偷溜出布达拉宫，化名宕桑汪波，潜游于酒肆民家及拉萨街头，以狂放不羁、寻欢作乐的方式来忘却凡尘俗世的种种烦恼。

那些日子里，他高声欢唱：“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这首洋溢着浪漫、挥洒着激情的诗歌向人们淋漓尽致地描摹了一位风流倜傥、多情潇洒的另类达赖喇嘛形象，也将他内心的愤懑与对自由的向往一一倾泻而出。

与此同时，他再次邂逅了在错那相识的昔日情人——如月亮般美丽恬静的玛吉阿米，这让他欣喜若狂，如获至宝。她有着惊若天人的美貌，性情温柔，嗓音甜美，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宛若刚刚酿就的葡萄酒，看一眼就能把人醉倒，怎能不让他痴心若迷？

他和她相知相爱，白天一起歌舞游玩，晚上一起曲尽绸缪，好得仿佛一个人便是另一个人的影子，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他认为她是神灵的赐予、前世的缘分，于是，坠入爱河的他为她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情歌，以讴歌他们之间纯洁真挚的爱情：

心头影事幻重重，
化作佳人绝代容。
恰似东山山上月，

轻轻走出最高峰。

他袒露心迹，直抒胸怀，从不掩饰对她炙热的爱恋。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当一段风流韵事终被揭开在光天化日之下，各种指责和诘难纷至沓来，那微妙难言的感受便深深烙在了他易感的心里，亦表现在了他多情的诗里，且每一个细节都彰显了他真实细腻的情怀，只是都带着一种悲怆而又凄美的神韵：

为寻情侣去匆匆，
破晓归来积雪中。
就里机关谁识得，
仓央嘉措布拉宫。

行事曾叫众口哗，
本来白璧有微瑕。
少年琐碎零星步，
曾到拉萨卖酒家。

面对千夫所指，他没有退却，更没有惧怕，而是对自己的行为直言不讳。为了他心爱的玛吉阿米，他决定与神圣的宗教放手一搏。于是，他开始对那些看似庄严实则刁钻的责难，用大声呐喊的宣言，予以强有力的回击：

相见何如不见时
仓央嘉措 他路过玛吉阿米

纵使龙魔逐我来，
张牙舞爪欲为灾。
眼前苹果终须吃，
大胆将它摘一枚。



双重的身份让他在矛盾和痛苦中受尽煎熬，不得已发出了“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呐喊。这句话多少暗示了其悲剧性的结局，

因为神圣庄严的宗教律例不可能容忍他离经叛道的出轨行为。就这样，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纸指责他“耽于酒色，不守清规”的圣旨从北京送往布达拉宫，其第六世达赖喇嘛的身份亦被康熙皇帝予以废黜。

是的，他被废黜了。公元1706年，年仅24岁的他失去了达赖喇嘛的身份，被当作囚徒押解赴京，宛若黑夜里的一枝高山雪莲，在狂风骤雨的摧残下还没来得及吐露耀眼的芳华，便已黯然凋谢在青海湖畔。那一夜，他站在冷月凄风下的青海湖畔，默默怀想那有着高高山巅的理塘城，他是多么希望能够站在那座城高高的山巅上凝望他的玛吉阿米，对她道声最后的珍重。可是，他还有机会吗？

想她，念她，泪眼潸然处，心，终是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孤独的他不知道下一站究竟会是哪里，然，不管怎样，他只盼着眼前那一汪碧蓝的痴心湖水，能带走他浅浅的希冀，与她一起相守梦中，再回顾一次他们共同经历的种种柔情蜜意、风情万种。

我知道，那一年，他抛却过往的一切，只是为了有一个新的开始。在那个世界里，有的只是他和她相偎相依走过的痕迹；有的只是他和她执手相对的目光交会；有的只是他和她花前月下的相守，甚至不需要天荒地老的永恒，不需要海枯石烂的誓言；有的仅仅是一段平实而欢喜的携手相伴。然而，无情的岁月终是带走了他璀璨的光芒，却把无尽的悲伤留给了孤苦无依的他，只任他寂寞地转身，哪怕再委屈，再不甘心。

轻轻地，他走了，没有回首，没有凝眸，甚至连一片浅淡的惋惜也不曾带走。经年过后，我站在理塘之上，望向那一片洁白的云，缓缓打开那些缘分的诗笺，看那些久远的文字于眼前明明灭灭，再一次，禁不住为他轻轻浅浅地怅惘嗟叹。

究竟，是谁掬了几缕“不负如来不负卿”的相思，便让那满山春花烂漫了他的眼？究竟，是谁拈了几绺“恰似东山山上月”的妩媚，便让那刻骨柔情涨满了他的心？究竟，又是谁摘了几朵“结成鸳侣慰相思”的执着，便让那满院秋水醉了他的意？可惜，此时此刻，即使我把天涯望断，也寻不见他那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目光所及的只是一个遗落在爱情角落里的幽灵，还有那座白云生处的高高的城。

曾几何时，为了使爱情的春天重返人间，他不顾世间的沧桑，不顾人